

德玖

譯徵俞

著代哈·英

Thomas Hardy
JUDE THE OBSCURE



潮鋒出版社刊

Ht78
(3)

致德

著代哈·英

譯徵俞

潮鋒出版社刊

1948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裝	翻	著
售	行	行	幀	譯	作
者	者	人	者	者	者
全	海	盧	楊	俞	英
國	錄				
各	出	亞	見		
大	210			哈	
書	版				
店	414				
	社	平	龍	徵	代
	室				

元 價 國 實

No. 27: 號編書本

作者原序

這本小說（牠照着現在的形式產生，爲了定期刊物的必要條件延誤了很久。）的歷史簡略述說如下：故事的大概是照着一八八七年和這年以後的筆記，在一八九〇年記下來的，有幾件事的情形是受上一個女子的死的啓發，出事地點在一八九二年十月裏會重新去探訪過；這故事的概略在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三年的春天就寫下來了，像現在這樣的詳細敘述是從一八九三年八月起直寫到第二年，到了一八九四年年底，除了幾章以外，整部書都在發行人手裏了。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底，牠在赫邊雜誌裏當做一部分段發表的小說開始連載，一月一月的按段連續登下去。

不過和德伯家的黛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的情形一樣，雜誌上所載，爲了各種緣故，多少是被刪節和改動過的，現在的印本才是全部都照原來所寫發表的第一本。

現在要說到決定書名的困難，這故事先用一個暫時的名字發表，後來又繼續採用了另外兩個，現在的是最後的書名，認爲是一切名稱中最好的，其實就是最初想到的。

這本小說爲了向許多成年男女們講述，所以用盡方法，把憤怒和狂熱，譏笑和苦難，就是緊隨着人類所知的最強烈的熱情之後而來的，毫不虛飾地講述，一字都不含糊，說明有志未酬的悲劇；在講述的方法上，我

認爲沒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地方了。

和作者以前的著作相同，坎德這本書也只是是一種努力，想給一連串好像是真的事情或種種個人的印象造成形體連接起來。至於牠們的是否一致或不和諧，暫時或者永久的問題，却是作者所認爲不重要的。

一八九五年八月湯麥斯·哈代。

譯者序

一

今年是英國十九世紀大小說家湯麥斯·哈代（Thomas Hardy）逝世的二十週年紀念，在戰雲彌漫文化衰落的現代中國，這位小說家的名字恐怕也已爲多數人所遺忘，更不要說什麼紀念了。但他的著作是不朽的，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歸來（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玖德（Jude The Obscure）這三部巨著中所表現出來的陰慘的場面，將永遠震懾着人們的靈魂，無論未來的時代如何改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黯澹的人生的寫照將有永遠存在的價值，正如巴爾扎克之成爲寫實主義的大師一樣。

哈代於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生於英國道塞郡的道徹斯特城，他的父親從事營造事業，幼年的哈代因爲家庭職業的關係，十六歲時便做了道徹斯特城裏一位建築師的學徒。到了二十二歲時，他在倫敦入約瑟·布洛非葉德爵士的建築公司工作，工作的時間是在白天，於是他便利用晚上的時間到倫敦的大學裏去讀書，一面努力從事寫作，一連出版了許多部小說，詩集和散文，奠定了他在英國文壇上的地位。他最初的短篇小說以威賽克斯小說集（Wessex Tales）爲最著，威賽克斯因爲他的描寫而成爲有名的地方，接着他那三部引入注意的巨著黛絲姑娘，歸來，玖德便相繼出現了。

黛絲姑娘是寫一個美麗的村女黛絲的一生，她以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一個自私的男子，在愛的引誘下，她被他蹂躪了，生下了一個孩子，不久那孩子死了，她離開了本鄉，又遇見一個青年克拉爾，他們互戀的結果是結婚。當她們結婚的一天，她覺得在愛情中不該有隱瞞和欺騙存在，於是便據實告訴克拉爾，以她從前的事，誰知這一來却把事情弄壞了，本來把她當做天女一樣看待的克拉爾，聽了她這樣說，立刻把愛她的心變得冰冷了，他悄然的離開了她，於是她遂在貧窮、失望和疾病之中，遭遇到她悲慘的結局。

歸來的故事發生在荒涼神祕的艾格登原野裏，在這個寂寞的地方，住着兩個少女，溫柔的黛馨和美麗的烏絲黛沙，她們在這離羣索居的環境裏，熱烈地歡迎克林·約勃萊特的從巴黎歸來，爲了克服原野生活的寂寥，她們便都把結婚當做人生最高的目的，最初是黛馨和威迪甫結婚，接着是烏絲黛沙和克林·約勃萊特結婚，但是這兩對夫婦都不滿意於自己所獲得的愛，一年以後的一個漆黑的風雨之夜裏，烏絲黛沙和威迪甫開始逃走了，可是他們不幸都溺死在荒原上的水堰裏，發亮的漩渦和白色的泡沫，成爲他們的愛的歸宿。這以後，溫柔的黛馨再嫁給一個卑微的紅土販狄哥利，懷恩而克林·約勃萊特則在雨塚上以傳道工作終結他的一生。

這兩部小說都是以女子爲主人翁，但玖德却相反地以一位青年玖德爲主人翁了。玖德、芙萊是一個從小就喪失了父母的孤兒，寄居在瑪理格林村他的祖姑母裘雪娜的家裏，但他却胸懷大志，努力自修，一心想上基督寺去，去成就爲一個學者。在瑪理格林，他邂逅了一個天性卑下放蕩沒有學識的少女亞麗白娜，由於

一時情慾的衝動，他和她發生了肉體關係，並且結了婚，但不久他們的情感便破裂了，亞麗白娜毫不在意的拋棄了他，和她的父親一同上澳洲去，在那邊再嫁給一個旅館主人卡特納。這事給予玖德靈魂上一個莫大的創傷，他努力以進修學業來忘懷她。後來他到基督寺去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一面做着石匠的手藝以維持生活，一面想敲開基督寺那些學院的大門，但是由於貧富地位的關係，那些學院一致拒絕他進去。他在失望中，無意間却在基督寺邂逅了他的溫柔而淑雅的表妹蘇，於是愛的火燄又重新在他心頭燃燒了，但他和亞麗白娜的不幸的結婚的那個陰影始終存在他心頭，使他心裏雖然愛她到極點，却不敢在她面前直白他的愛，更不敢向她提起結婚。在他們邂逅的那天，他偶然和她同去拜訪他從前的小學教師費祿遜，費祿遜漸漸對蘇發生了好感，最後他們終於結了婚，蘇對這婚姻很不滿意，她千方百計的脫離了費祿遜，重回到玖德的懷抱裏，和他生了兩個子女，但是却没有正式宣佈結婚。後來亞麗白娜和她再嫁的丈夫卡特納從澳洲回到英國來了，並且帶回了一個孩子，這孩子是她未去澳洲以前和玖德留下的種，稟有憂鬱的天性。亞麗白娜把他送到了玖德家裏，於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玖德和蘇因為沒有正式結婚的緣故，到處遭受人們的冷遇，甚至沒有人肯把房屋租給他們居住，這事給予玖德和亞麗白娜所生的孩子以很大的刺激，他竟趁蘇出外的當兒，縊死了他的表妹，然後自縊，這事的發生給予蘇以極大的衝動，素來信仰宗教的她，認為這是上帝的示罰，爲了懺悔她的罪孽起見，她毅然決然的脫離了玖德，再去和費祿遜結婚。另一方面，亞麗白娜再嫁的丈夫卡特納死了，她又和玖德結了婚，但這對於玖德已經無足重輕了，因為在貧窮、失望和疾病交相煎迫之中，

死神業已捉住了他，他是死得很寂寞的，臨終時幾乎沒有一個人看顧着他。

哈代所寫的小說，都是表現人生的黑暗面，他所承襲的文藝的理想是希臘的悲劇，尤其以阿斯齊洛士（Aeschylus）和沙福克麗士（Scphocles）這兩位希臘大悲劇家對他的影響最深，此外他還讀過德國悲觀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因此他的小說中帶着濃重的感傷氣氛，也正是無怪其然的事。不過他的情調雖然是悲觀的，但卻帶有憤懣和熱情，和那些冷酷的悲觀主義者不同。

從哈代的小說中，我們隱約可以窺見他的人生觀，他以爲人生是有他們各人的宿命的，在世界裏，人類的地位毫不重要，人不但爲他的同類所箝制，壓抑和侮辱，他不但與同類鬥爭，而且還要受環境的支配，人類的乖舛的命運不但是爲他的同類所造成，實在還受着環境的擺佈。總之，在哈代所有的作品裏，沒有所謂「人定勝天」的哲理存在，他的整個哲學是「天定勝人」。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哈代在他的故鄉病死，享年八十二歲，在所有英國作家中，他是壽命較長的一個了。

二

哈代的兩部巨著黛絲姑娘和歸來，都已有了中譯本，甚至還有兩種，（商務出版的名叫德伯家的苔絲和還鄉，爲最早而又最好的譯本。）只有玖德，戰前曾有季肅先生在第一卷世界文庫上譯載過兩期，後來說是要出單行本，便停止續載了，所譯僅祇玖德的第一卷，後來大概受了戰事影響，單行本終於沒有出來，玖

德也終於成爲讀書界所渴想而未得窺全豹的巨著。戰時內地有無譯本，我因爲一直居在上海，不大清楚。現在我所以發願把這部玖德譯將出來，目的倒並不是在紀念哈代逝世二十週年，也不是想使哈代的三大巨著都有中譯本，成爲全璧，而是因爲玖德的命運太和我们中國的青年相像了。

我們中國的青年，有多少曾和玖德一樣，因爲家境貧困的關係，被拒絕在最高學府的大門以外，不得享受大學教育的呢？又有多少曾和玖德一樣，因爲一時情慾的衝動，不加抉擇，誤愛上不足愛的女子，以致造成了終身莫大的痛苦，毀壞了自己的畢生幸福的呢？尤其是哈代作品中所描寫的英國社會，也正和我们現在所處的中國社會一樣，那一切舊的禮教和道德軌範，硬生生地拆散了玖德和蘇的熱愛的，不也正是加在我們中國熱情的青年男女們身上的一副無形的枷鎖嗎？那一切嫉視的眼光和冷漠的待遇，以及當面和背後次的讀玖德，愈讀便愈感覺玖德的命運之和我們中國青年相像，也就愈加促成我把牠譯出來的決心。

但我要忠告讀者，哈代的這部作品，雖然通過他的人生觀，充滿了濃厚的感傷厭世的气氛，我却不希望我們中國青年接受他的影響，甚至個個人都把玖德自況，對世界抱着悲觀的思想，而是要大家把玖德的遭遇作爲前車之鑒，勿因一時的衝動斷送自己的終身幸福，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要用挑戰的姿態，澈底地去改革牠，而不要讓牠吞噬。

最後，對於玖德的翻譯方面，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玖德的原名是 Jude The Obscure，Obscure 一字是形容詞，意謂卑賤的，所以直譯應爲卑賤的玖德，這裏我斗胆把 Obscure 一字刪去，譯爲玖德，似乎比較直截痛快。在人物名字上面加上形容詞或別的什麼，實在是不大必要的，黛絲姑娘的譯名也實在遠較在她的名字上加上什麼「德伯家的」爲高明，讀者以爲如何？

一般初讀外國作品譯本的人，都不大習慣歐化的倒裝語句，但倒裝法確能強調書中人物的言語舉止，所以這裏並不想加以改動，不過哈代在本書的第一卷第一章裏，把描寫方法也來一個倒裝，先敘人物，次寫環境，這却和我們的口味有些不合，所以我斗胆把牠的次序倒了過來，不管別人罵我這種譯法不「信」，至少中國讀者不會怪我譯得不「順」的。

還有哈代畢竟是十九世紀的作家，他無形中接受了他前輩作家的影響，在描寫方面非常噲噲，犯了不簡潔的毛病，這也許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世使然，那時英國的讀書界多半是有閒階級，儘不妨手把一卷，消磨長日，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生活緊張工作忙迫的二十世紀，讀書也是忙裏偷閒，實在無暇詳細欣賞噲噲的描寫，尤其哈代在本書中有許多地方爲了要顯示牠學識的淵博，不惜儘量的搬弄古董，這和我們現代的讀者關係太少了。對於這些地方，我也斗胆加以節刪，不過這和節譯不向，我只是節去原文描寫的繁瑣處，對於全書情節，却始終脈絡貫穿，不會絲毫加以節刪的。

書中的基督寺，本擬譯爲克蘭斯德明斯德，後來覺得這樣譯比較簡潔，所以也就不加改動了。

第一卷 在瑪理格林

第一章

瑪理格林村又小又古舊，它是在和北維薩州高原接界的一個起伏的山地邊境上。近年以來，有許多用草蓋的和有簷窗的住宅已經拆毀；有許多樹木已經砍倒在草場上。尤其是原來那個禮拜堂已經拆毀，敲碎做鋪路的石子堆在小路上，或是作為豬圈的牆垣，園中的椅檯，和鄰近一帶地方的花牀中的假山之用了。代替這個禮拜堂的是一座很高的峨特式的現代新建築，這所屋子建立在一塊新的地皮上，是由倫敦跑來在一天內便轉回去的一個消滅歷史上有名的紀念物的人所建築的。甚至紀念基督教諸神的那年代久遠的聖殿的舊址，也不留下紀錄在這塊平坦的綠色草地上。這塊草地自古便是一個墓地，那些被毀的坟墓現在只以可包用五年的一些價值十八辨士的鐵十字紀念着。

小學教師費祿遜快要離開這個村子了，大家對他似乎都有戀戀不捨之意，克里斯珂的磨坊主人把一輛白色蓋篷的運貨馬車借給他，代他裝運他的物件到那大約有二十哩路距離的他預定的那個城市——基督寺——去，這樣一輛車子已經足夠裝載這位教師的全部財產了。因為教師宿舍的器具設備一部分是由那些校董供給的，所以除了那個裝運書籍的箱子是這教師的所有物外，只有一架小豎鋼琴是他唯一的一件笨重東西；這架鋼琴，還是他要想學習樂器的那年在拍賣時買來的，但他從未學到什麼演奏的技能，現

在要遷居的時候，這東西反而成了他的累贅。

教區長在這一天早已走開了，他是不願意看到任何變動的一個人，他打算在傍晚時一切事情妥當了之後才回來。

現在那小學教師和一位鐵匠，一位農場管理人三個人站在會客室的鋼琴前面，每個人臉上都露出爲難的態度。小學教師已經說過，縱使他能把這樂器放進車子裏去，但他到了基督寺之後，仍將不知怎樣處置這東西，因爲他最先是住臨時的宿舍的。

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沉默地在一旁幫忙包紮着東西，這時他也和這一羣大人在一塊兒，當他們摸着他的下巴的時候，他羞紅着臉大聲的說出話來：

「老師，我姑母有一個柴房，也許可以把牠放在那兒，等你找到一個地方住進去後再說。」

鐵匠道：「這倒也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於是決定派代表去拜訪這孩子的祖姑母——是一個老處女——問她是否允許把鋼琴寄在她家裏，日後等費祿遜先生派人去取。鐵匠和農場管理人動身去看這建議的寄存地方是否可用，於是只有那孩子和小學教師兩人站在那兒了。

「玖德，你捨不得我去嗎？」這位教師親切地問着。

孩子的眼裏湧出淚珠來，因爲他不是這教師的正式日校生，他只是在這教師的任職期間，曾經在夜校

上學。那些日校生雖和這教師的生活接近，但對於他毫無興趣，無意於很熱情地自動來幫助他。

這孩子忸怩不安地打開費祿遜先生贈送給他作為離別禮物的一本書，他承認他有戀戀不捨之意。

「我也是的。」費祿遜先生說。

「老師，你爲什麼要走呢？」孩子問道。

「啊！說出來便是一段很長的故事。玖德，你不會懂得我的理由，也許在你長大了以後會懂。」

「老師，我很想現在就知道。」

「可是——不要在任何地方說起這個。你知道大學和大學的學位是什麼嗎？這是要想教書的人一種必需的資格。我的計劃是要做一個大學畢業生，然後做一個牧師。只要在基督寺住下來，或是住在基督寺的附近，我就好比是在大本營裏了。而且，假使我的計劃可以實行，我認爲：只要在那個地方，便比在別處有更好的實現我的計劃的機會。」

那鐵匠和他的伴侶回來了，說老處女芙萊小姐的柴房很乾爽，顯然是可用的，而且她也願意使那樂器有個存放之地。因此那樂器便被剩在學校裏，等到傍晚的時候，可以使用更多的人手來搬運。

年幼的玖德幫忙裝載幾件小東西，在九點鐘的時候，費祿遜先生上車坐在他的裝書箱子和其他行李旁邊，然後和他的朋友告別。

「玖德，我不會忘了你。」當車子移動的時候，他帶笑地說着：「一切記着，要做一個好孩子，要好好地待遇。」

獸類和鳥雀閱讀一切你所能閱讀的書假如你到基督寺來的話不要忘了尋找我因爲我們是老相識」

車子吱咯吱咯地響着越過那個公共的草場，繞過教區長住宅附近的那個轉角，便隱沒不見了。玖德回到草場邊緣的那口吸水井畔，因爲當他去幫助他的老師裝鐵東西的時候，他把弔水的水桶丟在井畔。這時他的雙唇顫動着，他揭開井蓋，正要把弔桶沉下的時候，又停止下來，把他的額和兩臂靠在井欄上，他的臉色顯出他是早熟地感到人生的痛苦，因而有一個沉默的孩子的呆板的臉色。

他用一個耽於空想的孩子的那種非常傷感的聲調向他自己說話，他說起在這樣一個早晨，那小學教師曾經在這口井上汲過無數次的水，但以後他將永不在這兒汲水了。「當他汲水疲勞了休息片刻的時候，我曾經看到他向着井畔窺看，可是他很聰明，他不再留住在這兒了——像這樣一個無生氣的小地方。」

一顆淚珠從他的眼裏滾入井底。這一天早晨略有霧，這個孩子的噓氣好像是一層更厚的霧展開在那幽靜而濃密的空氣之中。他的沉思爲一種突然而來的呼喊聲所打斷：

「把那水取來，你這個懶惰的小子！」

這是一個老女人的叫聲，她從門裏出來，向一個距離不遠的青色的草蓋的小屋子的園門走去。玖德連忙做出承諾的表示，用盡最大的氣力汲取着水，然後把一大桶水卸下來，傾入他的一對小水桶裏。他停止一下，換一口氣，然後提著水桶，起身越過水井所在的那塊濕冷的草土地面——瑪理格林村的中心。

第一章

玖德的體格雖然弱，但是他一口氣便把滿滿的兩桶水提到村莊上來。大門上有一塊長方形的藍色小板，上面印着黃色的字：「裘雪娜美萊製麵包者。」在那有小鉛格子的玻璃板的窗子裏面，便是五瓶糖菓，和放在配有御景圖案的盤子裏的三個小甜圓糕。

玖德在屋背後傾倒那兩桶水的時候，能聽見他的祖姑母（就是裘雪娜）和其他幾個村莊上的人正在屋內暢談。他們已經看到那個小學教師離開，現在正在總算這件事的詳細情形，並且津津有味地推測他的未來。

「他是誰？」在玖德進門的時候有一個人這樣問着，這是較為生疏的一個客人。

「你問得很好，魏大媽，他是我的姪孫，你上次到這兒來了以後，他就來了。」回答這話的是一個身材高而瘦削的女人，她悲慘地說到那些最瑣細的題目，並且輪流向每一個聽話的人說一句話。「他從墨爾斯克來的，在南維薩州，大約是在一年以前，他的運氣更壞，白林達」（轉身向右）他的父親就住在這個地方，染了寒顫的病，兩天之後便死去了。你知道的，喀墨林」（轉身向左）「如果天父把你也帶去，和你父母一塊兒去，那便幸福了。你這個可憐的無用的孩子！可是我把他弄到這兒來，和我一塊兒住，固然我也不得不叫他